



川劇

60

玉堂春

重慶人民出版社

玉 堂 春

重慶市戲曲工作委員會編
(重慶市臨江支路九尺坎61号)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开本850×1168 1/64 印張 $\frac{16}{3}$ 字数20千
195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玉 三 台

(彈 戲)

薛艳秋 王向辰 整理
朱龍淵 胡 求

- 人物：院 婆——(搖旦)簡称“婆”
苏 三——(花旦)簡称“苏”
來 宝——(娃娃生)簡称“宝”
王金龍——(小生)簡称“王”
張公子——(小丑)簡称“張”
李公子——(小生)簡称“李”
桂 香——(丫头旦)簡称“桂”
金 哥——(娃娃生)簡称“金”
沈燕林——(淨)簡称“沈”
皮 氏——(花旦)簡称“皮”
趙監生——(小丑)簡称“趙”
春 香——(丫头旦)簡称“春”
錢为命——(小丑)簡称“錢”

崇公道——(老丑)簡称“崇”

刘秉义——(正生)簡称“刘”

潘必正——(正生)簡称“潘”

監 婆——(雜)簡称“監”

禁 婆——(雜)簡称“禁”

第一場

(院婆上)

婆：(唱“干占子”)老婆子，本姓罗，勾欄院中当院婆。莫說行当不高貴，公子闊商交結多。吃肥肉，穿綾罗，只愁沒得美嬌娥。倘若遇到美貌女，我千方百計把她騙到屋，騙到屋。

(白)老身院婆，我在京都地方，开了四十几年的院房，我这手边过的好的、孬的，哎呀，多得很罗！七年前，我買了一个女子，名叫苏三。進得院來，我看她生得好看，眉毛是眉毛，鼻子是鼻子，硬是我这一家人罗！我就請人教她彈唱，又教她讀書。几年以來，你看她長得來象朵牡丹花一样的美哟！美

倒是美，十七八歲了，就是不肯接客。我每次給她擺談，她總是說：要她接客倒也不難，必須等她看中了意，她才肯答应。哎喲！來了多少公卿王侯，她又都看不上眼。我不曉得什麼人她才看得中？硬是惡人！
(來寶上)

寶：媽娘，客人到了。

婆：把你三姐喊下來。

寶：喊她做啥喲？她又不接客。

婆：我今天就不得依她，接也要接，不接也要接。

寶：是，我去喊嘛。

(王金龍、張公子、李公子同上)

寶：原來是三位貴客，里面請坐！(下)

張：王兄，我們在这里稍息片刻。

王：這是什麼地方？

李：(开玩笑)這是張兄的伯娘家。

婆：哎呀，張、李二位公子，哪個這幾天不來耍呀？

張：好花折不得，空自意徘徊。今天特邀這位貴

公子……哦，我給你引荐一下，這就是前任吏部天官王大老爺的三公子——王金龍。

婆：見過三公子。今天公子駕臨，真是蓬壁生輝呀！

王：小侄冒闖貴府，還望伯母原諒。

張：世兄不要亂說，這是院房的龜婆！

（王金龍微窘，欲走）

李：（拉住王）世兄不忙，稍坐一刻，今天小弟當東。院婆，叫你那好看的三姑娘快來陪陪王公子。

婆：是，蘇三快來！

（蘇三上，寶兒捧茶隨上）

蘇：（唱“一字”）耳听得院媽娘一声呼喚，想必是又逼奴迎接客官。緩步儿离樓台來到庭院，廳堂內无非是紈袴儿男。我只得羞答答去把客見。（留腔，架橋）

婆：（从寶兒手中奪過茶盤，塞與蘇三）前去敬茶嘛！

（張公子接茶，向李作眉眼）

（李公子接茶，眉眼）

王：（接茶）有勞小姐，曷敢克當！

苏：（聞言微驚，視王，嫣然一笑）呀！

（唱“二流”）觀公子人溫雅氣度不凡。他并未將奴家看成下賤，但愿他在院中稍事留連。

（再看王，侍立一旁）

婆：宝兒，吩咐廚下備酒嘛！（示意宝兒拿簿子來，來宝下）

李：不必不必，今日王公子還有事，明天他來了，再飲不遲。

（宝取簿、筆硯上，交張）

張：我寫一兩。（寫完將簿交李）

李：我寫一兩三錢。（交王）

王：這是何意？

張：世兄，這是她們院房的規矩。

王：啊！（視苏）寫三百兩。

李：三百兩？

王：這算什么。（對宝兒）稍時店房來取。（對張）小弟還有一事未曾辦完，辦完之后，再來相訪。（欲下）

苏：（搶向前）媽娘，你看王公子他就要走了。

張：我們准定明日邀公子再來。

（張、王、李一齊出門，王回視苏；苏、王相視微笑，三人同下）

婆：哎呀，么儿啦！你就象这样做，媽就喜欢你罗！

（与苏同下）

第二場

（金哥提花上）

金：（唱“採板”）这几日天气非常怪，雨后太陽又出來。手提鮮花院房賣。（繞場）

（白）送花來了！

（桂香急上，開門）

桂：（唱）金哥快到这里來！（齊）

金：桂香，三姐要的牡丹花，我找來了。

桂：快送上樓，方才三姐還在說，等着鮮花插瓶哩！

金：你拿去嘛！

桂：我去打茶，你又不是認不得路。（下）

金：好，我就去。

(唱)三姐待人多和靄，特地为她送花來。

(下)

(苏、王同上)

苏：(唱“一字”)薄命女多蒙得公子垂爱，

王：(唱)我喜卿不棄我葑菲之才。

苏：(唱)清早起到妝台薄施粉黛，

王：(唱)真好似天仙女降下凡來。

(金哥跑上)

金：三姐，三姐，你看啊，你喜欢的花我今天給你找到了，你拿去插瓶嘛！

(苏三笑，接花)

金：三姐，你今天跟往天不一样啊！

苏：怎么不一样？

金：你今天特别欢喜，你看你，你都笑了！

苏：(笑而不答其問)金哥，快來見過，这就是吏部天官的王三公子。

金：見過王公子。

(王賞銀一錠給金)

王：拿去。

金：王公子，你拿这么多錢，買好多花啲？

王：不是買花，是給你的。

金：（非常喜欢，背白）我賣一年的花都賺不到这么多錢。啵，我今天遇到財神爺爺了！

（向王）王公子，多謝你罗！二天我有好花，又給你們送來。（下樓）这个人才好啊！

（下）

王：三姐！

（唱“二流”）我爱卿玉容更比花容好，

苏：（唱）还望君护持玉堂春不雕。

王：哦！玉堂春？好好好，就將这玉堂春三字，贈卿为名，卿意可喜否？

（桂香捧茶上，暗听）

苏：玉堂春！蒙君賜此佳名，奴感激不尽！

（桂香遞茶过場）

桂：姐姐，玉堂春这个名字多好听的。你叫姐夫也給我起个名字嘛！

苏：小丫头知道什么，下樓去耍。

（桂香下）

（苏、王互敬茶过場）

苏：公子，你此次晉京做甚？

王：一來求取功名；二來奉家嚴之命，收討京中欠賬。

苏：好啊！既來求取功名，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王：这……这是三姐的綉樓。

苏：哎呀，公子啊！

（唱“二流”）这里是害人坑君家不解？院媽媽无情义只圖錢財。有多少好子弟名劣身敗，盼公子求科甲休恋裙釵。

王：（起立背唱）听三姐一席話令人敬爱，万不想行院中也有賢才。从今后勤发奋决不懈怠，高中后稟双親來接裙釵。

（攜手同下）

第三場

（院婆上）

婆：（唱“二流”）自从得王金龍來到我院，算起來到今朝已有半年。玉堂春竟被他一人独占，挤油水还須要加緊撞杆。（齐）

(白)哎呀惡人! 王金龍進得院來, 苏三这个鬼女子, 一天到晚陪着他, 客也不接。一顆搖錢樹, 被他一个人霸占倒, 那倒不得行。我今天要問他要錢, 有錢仍就不說, 沒得錢嘛, 哼, 我就叫他兩個山字重起——請出。來宝!

(來宝上)

宝: 媽娘, 啥事?

婆: 啥子事? 把那个姓王的喊出來!

宝: 喊人家做啥子?

婆: 喊他拿錢!

宝: 人家拿那么多錢了, 还要人家……

婆: 你曉得啥子? 我們这个行道, 非錢不行, 神仙來到我們这儿都要掉文帚。喊他出來!

宝: 是, 喊嘛! 有請王公子。

(王金龍上)

王: 什么事?

宝: 媽娘在喊你。

王: 媽娘叫我何事?

婆: 你坐嘛。哎呀, 王公子, 你來到我們这里,

都有大半年了。我們三姑娘是名遍九城的美女。她就愛你這一個客，別的客人都不上門了。你要想一下嘛，我們這院房啥，就比不得你們天官府那樣有錢啊。今天對王公子說老實話，我們開此門，就望此路啊！

王：我三萬六千兩銀子就用盡了嗎？

（蘇暗上，窺聽，不悅）

婆：哎呀公子吔！你快不要說了。你那銀子，說少呢，也不算少。你算算嘛，修南樓，造北樓，又修望月亭，還不夠呢！我還格外去借了官債，利息錢都要幾百銀子，這都不說。為了蘇三不接別的客，我們得罪的人就多啦。結交官府，應酬地方，那一樣不要銀子？公子，你再不維持，我們院房就只好下招牌了。

蘇：（沖進）媽娘，話不是那樣說！公子到此，不過半年，三萬多兩銀子，為數不少，你們如此對待公子，良心何在？公子，隨我來。

（拉王下）

婆：哎呀，了得！這個鬼女子死了心了！（冷笑）

哼，你也不想一下，老娘是吃啥子長大的！

來宝！

宝：啥子？

婆：我帶你三姐到关帝庙去酬神还愿，今天住
在你姨媽家不回來，等我出了門，你把那个
姓王的給我赶出去。

宝：吔！赶得的嗎？

婆：那有赶不得的？你要是不赶他，我就赶你！

（婆冲下，宝嘆气下）

第 四 場

（苏三上）

苏：（唱“一字”）玉堂春坐楼台愁眉双鎖，这苦
境与囚犯爭差不多。但不知何日里掙断枷
鎖，又不知王公子他的下落。

（金哥急上）

金：三姐，三姐！

苏：金哥，你來了。

金：三姐，我來給你放个喜訊。

苏：什么喜訊？

金：三姐不知。自从你媽娘把王公子赶出院去，他真是有家难归啊！

苏：公子現在何处？

金：現在关王庙中。三姐，公子都要成將軍了。

苏：什么將軍？

金：伸手大將軍——要錢！

苏：哎呀！

(唱“倒板”)聞此言不由人珠泪滾滾，好一似万把刀刺在我心。(齐)

(白)哎呀金哥！这如何是好啊？

金：我在关王庙会到他，他还在說三姐同你媽娘一样，是重財輕义。我說：三姐不会那样的。他……(見苏三在想什么，不再說下去)

苏：金哥，你進院之时，可曾看見媽娘？

金：來宝說你媽娘帶着那些姊妹到官店去了。

苏：如此，你附耳來。(取銀与金)

金：啊，对！我邀來宝去喝酒，你要早点回來啲！

苏：我知道。(下)

金：(向內喊)來宝，我打酒去，我們吃一杯，要

不要得？

(內应：要得！金哥下)

苏：(內放“倒板”)有金哥來报信我肝腸裂断。

(苏三帶衣包上)

苏：(唱)他言道王公子身受飢寒。瞞媽娘帶銀兩去把他看，(过場)不覺得來至在关王庙前。(進庙)

(白)公子在那里？

(王金龍狠狠上)

苏：哎呀！公子你……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王：三姐，你都來了嗎？

苏：(將衣包交王)哎呀，公子啊！

(唱“三板”)見公子好一似利刀割胆，又好比那滾油把我的心煎！想当初在院中何等体面，到而今只落得这样可憐。

王：(唱)你娘母作的事太得短見，数九天把學生赶到街前。堪嘆我宦家子喪尽体面，从前的恩和爱尽是套圈！

苏：(唱)王公子休得要把苏三埋怨。(架桥)

(二人对坐)

苏：(唱)我和你真可算同病相怜。你被逐我未必不受磨难，不接客皮鞭打五次三番。今日里有金哥前来言谈，才知道王公子身受熬煎。定巧计瞒妈娘来把你看，莫道我院中女全无心肝。

王：(唱)听她言不由人肝肠寸断，这一阵方知我错怪钗环。悔当初我不听三姐相劝，到而今累贤卿备受摧残。想起了老鼋婆恶气难散，冰雪天竟将我逐到街前。多感卿到庙中将我来看，他日里得寸进定当报还。

(架桥)

(风雪声，苏三将山门关起半边)

苏：(唱)取出了三百银公子收管，旅店內且安身攻读诗篇。待来年春雷动开科取选，若高中好将奴救出勾栏。

王：(唱)不忍卿在院中受人作贱，我立刻出京都转回家园。稟双亲就说你救我苦难，那时节带银两贖卿回还。

苏：(唱)得如此方遂我一生心愿，天官府恐难